

WARRIORS

貓戰士

三力量

◎ 部曲之 V

暗夜長影

Long Shadows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韓宜辰 譯

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風

掃過荒涼的沼地，帶來一陣大雨。草溼答答的，溪水沖破了堤岸，積成一片水塘，雨水在水面上打出許多小泡泡。

一隻獾蜷伏在水塘邊，顯然對寒風冷雨無動於衷。好長一段時間她就這樣凝視著水面，彷彿能透視烏雲破碎的倒影，瞧見水面下的東西。然後她抬起頭，看了看四周。

「我來了。」一隻黑色的母貓從裸岩後方出現，腳下閃動著星光，身形只比影子還稍微清楚一點。她身後跟著一隻銀灰色的公貓，睜大一雙綠眼睛走向獾，身邊閃爍的星光使他看起來像是從雨中化身而出。

「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？」銀毛公貓的聲音沙啞，彷彿已經很久沒說話了。「這種天氣，我們應該趴在溫暖的窩裡才對。」

「說得沒錯，河，」黑色的母貓喵聲說。「在這種連狐狸都討厭的天氣還把我們拖到這裡來，到底是誰的主意啊？」

「我的主意，」第三隻貓從金雀花叢後方現身，他有著寬闊的肩膀，一身黃毛，腳掌是白色的。星光在他琥珀色的眼裡閃爍，然而他就跟火焰一樣變幻無常。「妳明明清楚得很，影。我們非會面不可。」

影哼了一聲。「我根本不必聽你的，雷。」

雷點點頭。「當然不必，但我們受召而來，是因為貓族會有危險，他們即將永遠迷失，而這都是妳的錯，午夜。」他的聲音變得高亢。

午夜還來不及回答，河就開口了。「風呢？沒有她，我們沒辦法討論。」

「我在這裡，」聲音發自溪流上游，潮溼的沼地巧妙地掩蔽這隻精瘦的棕毛母貓，只有她身邊的點點銀光標出她的身形輪廓。她跳下山坡走向水塘，腳掌幾乎沒觸地。「你們怎麼像走失的小貓一樣圍在這裡？」她的聲音裡帶了一絲嘲弄意味。「不過是下了點小雨、有一點風嘛。」

影張口想說話，雷卻打斷她。「風，我們不習慣住在空地上。但現在不管這個了，我們需要知道午夜為什麼洩漏貓族的祕密。」

「但為什麼是我們？」河一邊打顫一邊抱怨。「星族裡還有比我們更年輕的貓，為什麼要把最元老的我們叫來？」

風點頭。「我們做得難道不夠？我們創建了貓族，領導大家度過開始的那幾個季節。打從我們在樹林裡行走的那天起，他們就虧欠我們。」

「我們還是得關心族貓，」雷低語。「這次他們面對的危險比以往都大。」他轉向獾。

「午夜，妳為什麼要說出我們的祕密？」

「對，而且還是跟那個身上長癬、吃烏鴉食物的獨行貓說？」影吓了一口，把爪上的草扯掉。「自從他開始橫行跋扈，我的族貓就不聽戰士祖先的話了。」

「我在沙崖遇到索日，」午夜冷靜地開口。「那是第一次見面。」

「妳對每個剛好經過的陌生客都洩漏祕密嗎？」風低吼。

「難道妳看不出來，把我們的事都告訴他，他就有力量掌控我們的貓族？」雷追問。

「知識不一定是力量，」午夜回答。「貓族不需用祕密來自保。無賴貓和獨行貓會遠走，他們知道自己不適合貓族的生活。」

「但這隻獨行貓可沒遠離啊。」河挑出毛病。

「貓族不必躲，」午夜堅持著。「躲了，就不夠強，抵不住外來的挑戰。」

「我的戰士可以接受**任何**挑戰。」風頂嘴回去。

「挑戰不一定來自利齒利爪。」獾說。

風做出嘶嘶聲，豎起頸後的毛，同時也伸出爪子。「別把我當傻子！妳只是不想承認自己犯了大錯。星族的戰士對妳透露祕密，妳卻告訴一個異客！要不是妳，影族根本不會有什麼麻煩。」

午夜站起身。「收起爪子吧，小不點戰士。」她發出是隆隆的低吼聲。「跟非敵之者爭執的才是傻子。」

有幾個心跳的時間，風不為所動，直到雷把尾巴放上她的肩頭才退後一步，縮回爪子。

「吵架是沒用的，」史上第一位雷族首領說。「祕密已經洩漏出去了，我們必須想想該如何幫助族貓。」

河搖搖頭。「唔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影沮喪地揮動尾巴。「我很想扯爛這隻不知感激的獾，但那樣無濟於事。」

「我們不明白，」雷說，迎上午夜的目光。「我們跟妳分享祕密，妳過去也對我們貓族幫助良多。妳為什麼會想這樣毀掉他們？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風勢就增強了，閃著星光的貓影逐漸消失，如霧般被風吹散。午夜那雙如漿果般明亮的雙眼凝望著他們，直到那虛幻的形影消失，閃動的星光也一一熄滅。

幾個尾巴的距離外，有隻貓從被風吹亂的樹叢後方現身，他身上沒有毛，瞎了的雙眼向外突出。

「都聽到了？磐石？」午夜問。

磐石點頭。「我就知道貓族領袖對妳把祕密告訴索日的事會不高興，」他啞聲說道。「但妳別無選擇。三力量就要來了，貓族**一定要**做好準備。」

第一章



——輪又大又黃的月亮掛在黑暗的山脊上。星在冬青葉的頭上大放光芒，提醒她祖靈正從上方凝望。她發現山脊上有東西在動，馬上豎起身上的毛。明月照出一隻貓的輪廓。冬青葉認得那顆大頭和一簇小耳朵，尾巴尖端毛茸茸的，即使那背光的身影很暗，她仍清楚知道那貓的毛色：棕、黑、白相間，雜有黃斑。

「索曰！」她咬著牙說。

那貓拱起背，單靠後腿而站，一雙前腳伸得老長，彷彿準備對空揮出一爪。他往上跳，身體隨著這個縱躍鼓脹起來，最後大得遮住了月亮，擋住了耀目的星光。冬青葉伏低身子，渾身發顫，連樹林最深處都沒有這裡漆黑。

四周響起一片警戒的尖叫，陰影隔絕了星族對貓族的凝視守護，躲起來的貓兒發出恐懼的哀鳴。鬧哄哄當中，一個聲音高高響起：「冬青葉！冬青葉！快出來！」

冬青葉嚇得跳起，這才發現腳掌被柔軟的

苔蘚和蕨葉絆住了。淡灰色的光芒從戰士窩的樹枝間灑落，幾個狐狸身長外，榛尾手忙腳亂地從鋪位爬出，一邊甩掉身上的幾塊苔蘚。

「冬青葉！」喊聲又響起，這一次冬青葉認出是樺落，他的聲音不耐煩地從窩外傳來。「妳準備睡一整天嗎？我們要去狩獵耶。」

「來了。」冬青葉睡眼惺忪地說，剛才的惡夢仍讓她渾身顫抖。她走向最近的一個樹枝缺口，還沒走到，腳上就被一隻還在睡的貓兒絆倒。這隻貓蜷成一團，半隱在蕨葉當中。

「對、對不起，」冬青葉結結巴巴地說，想起雲尾昨晚才做完夜班巡邏，她守夜時還看到她跟塵皮和栗尾回來。

真倒楣。才第一天，我就惹惱了一名老戰士！

雲尾哼了一聲又盤起身子，把鼻子藏進毛下時，一雙藍眼也閉上了。

「沒關係啦，」榛尾低聲說，臉拂過冬青葉肩頭。「雲尾其實嘴硬心軟，妳也別被樺落嚇著，他就愛對新手戰士頤指氣使的，妳很快就習慣了。」

冬青葉感激地點點頭，但並沒說出讓她跌倒的真正原因。讓她煩惱的不是樺落，而是那場夢。對夢境的記憶一陣又一陣地刺著她全身，讓她腳步不穩，思緒混亂。

她的目光飄向獅掌的床鋪——不，現在他叫**獅焰**了——那是他守夜完蜷身而臥的地方。她真想跟他說話，但鋪位是空的，獅焰一定是去黎明巡邏了。

冬青葉小心翼翼地跟在榛尾身後走出戰士窩。外頭的樺落正不耐煩地扒著地面。

「總算出來了！」他罵道。「怎麼拖這麼久？」

「樺落，放輕鬆點。」雷族副族長，也是冬青葉的父親棘爪就坐在一個尾巴外，尾巴整齊地裹住四腳。他琥珀色的眼裡透著鎮靜。「獵物又不會跑掉。」

「除非看到了我們。」沙暴加了句，踩著小跳步從獵物堆過來。

「要是還有獵物的話。」樺落尾巴一揮。「自從打了那場仗，獵物就越來越難找了。」

冬青葉的肚子咕嚕咕嚕地叫起來，樺落說得沒錯。幾個日出以前，四族的貓在雷族營地上大打出手，尖叫聲和踩踏聲不是把所有獵物都嚇跑，就是把他們都趕進深深的地底。

「也許獵物會慢慢回來。」她猜測。

「也許吧。」棘爪表示同意。「我們往影族邊界走，之前那裡的打鬥比較少。」

提起影族，冬青葉的身子一陣僵硬。**我會再見到索日嗎？**她納悶。

「不知道會不會看到影族貓，」樺落說出冬青葉的想法。「我想知道他們會不會全都背離星族，轉而投靠那隻獨行怪貓。」

冬青葉覺得肚子裡好像裝滿了石塊，讓她舉步維艱。兩個夜晚前的那場大集會，影族貓就已經缺席，只有族長黑星隻身前來，外加索日這隻最近才來到湖邊的獨行貓。黑星還說，他的貓兒已不再相信戰士祖先的力量。

但這樣是不對的！沒有星族，沒有戰士守則，貓族怎麼生存？

「索日也不算怪貓，」榛尾動了動耳朵，對樺落說。「他預言太陽會消失，後來果真如此。沒有一位巫醫預知到這件事。」

樺落聳聳肩。「太陽後來又出現了，不是嗎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」棘爪打斷他的話。「這是狩獵巡邏隊，我們不是去拜訪影族的。」

「但他們跟我們並肩而戰，」樺落反對。「要是沒有影族的戰士，風族和河族會把我們變成烏鴉食物的。我們總不能這麼快就把人家當敵人吧？」

「不，不是敵人，」沙暴糾正他。「但他們畢竟不是雷族。何況，我也不確定我們能跟拒絕星族的貓做朋友。」

要是我們本族的貓呢？這個問題冬青葉不敢問。**雲尾就從不相信有星族。**但她也毫無疑問地知道，雲尾是名忠誠的戰士，會為了族貓兩肋插刀。

棘爪什麼也沒說，只抖了抖身子，抽動尾巴召來其餘的巡邏戰士。他們朝荊棘隧道走去，正好遇到鑽進山谷的蕨毛，蕨毛身後跟著栗尾和獅焰。黎明巡邏隊回來了。這三隻貓走向獵物堆時，冬青葉飛奔過去，攔住弟弟。

「巡邏得怎樣？有什麼消息嗎？」

獅焰張嘴打了個大呵欠。**他一定累壞了，冬青葉想。才剛結束戰士守夜，又被選去負責黎明巡邏。**

「什麼也沒有，」他搖搖頭說。「風族邊界那裡平靜得很。」

「我們要往影族邊界那邊走，」單獨跟弟弟在一起，冬青葉就能說說自己有多擔心了。「我怕我們會遇見索日。要是他把預言的事告訴其他貓怎麼辦？」

獅焰靠在她的肩頭。「拜託！索日可能去邊界巡邏嗎？他只會躺在影族營地，大啖獵物啦。」

冬青葉搖搖頭。「我不知道……我只希望我們什麼也沒告訴他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獅焰眯起眼，再度開口時語氣苦澀。「但索日應該不會管我們的事，他不是決定跟黑星在一起嗎？在我們把預言告訴他之後，他答應過要幫忙，只是不久就改變了心意。」

「沒有他，我們會過得更好。」冬青葉舔舔弟弟的耳朵。

「冬青葉！」

她轉過身，看到棘爪在荊棘隧道入口旁等候，尾巴尖端不耐地抽動著。

「我走了，」她對獅焰說，然後跑過空地，來到棘爪身邊。「抱歉。」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，一頭衝進隧道。



這天早上寒冷刺骨，但等到冬青葉跟同伴走進樹林時，烏雲已經散去，陽光伸出長長的爪子刺穿樹枝，用火焰在葉子上輕點著，讓樹葉由綠轉紅，又由紅轉黃。落葉季就快到來。

棘爪率領巡邏隊離開湖泊，朝影族邊界前進，遠遠避開舊的兩腳獸小徑和貓族打鬥後荒廢的窩。

冬青葉嚐了嚐空氣，想嗅出松鼠或肥老鼠的氣息，卻聞到自己和兩個弟弟的一絲淡淡氣味，游移在他們穿越樹林去找索日的路上。她暗自希望其他巡邏隊隊員不會發現，尤其不要是棘爪或沙暴，因為他們會問起敏感的問題，而她不確定自己有辦法回答。

幸好，其他貓兒似乎都忙著追蹤獵物，並沒有發覺。沙暴揚起尾巴要大家安靜，冬青葉聽到有隻鵝正在石頭上啄蝸牛殼的清脆聲響。她從一簇蕨葉上方探頭望，看到那隻肥美的鳥兒背對著群貓，正忙著大快朵頤，渾然不覺身後的危機。

沙暴壓低身子擺出狩獵伏姿，腳下無聲地接近，她在林地上止步，搖擺臀部準備做出最後撲擊。搖擺的動作驚動了鵝鳥，鳥兒丟下蝸牛，發出一聲警戒的鳴叫，振翅飛上空中。

但沙暴的動作卻更快。她一個大縱躍，從半空中抓下仍在撲翅掙扎的鳥，在鳥脖子上用力一咬，鳥兒不再動彈。

「抓得好啊！」榛尾說。

「還可以啦。」沙暴滿意地發出呼嚕聲，撥土蓋住鳥兒準備待會再取。

冬青葉嗅出老鼠的氣味，她沿著蕨叢一路追蹤，看到這隻小東西正在靠外的殘枝間扭動。幾個心跳過後，她也把這個獵物埋到沙暴的獵物旁邊。

棘爪正扒土蓋住一隻田鼠，對她點點頭表示讚許。「幹得好，冬青葉。繼續加油，雷族貓就能吃飽了。」他雄糾糾、氣昂昂地走進榛木叢，張著嘴免得漏掉一絲獵物的氣味。

有幾個心跳的時間，冬青葉站著不動，望著父親。他的讚許溫暖了她。她四處尋找獵物，嗅到松鼠的氣味，於是繞過一棵大橡樹的樹幹，卻發現榛尾就在前方，也追尋著同一股氣味。這裡沒有松鼠的蹤影，但那股氣味卻直直朝影族的邊界延伸。冬青葉已經聞到邊界標記的氣味了，但一心一意要找獵物的榛尾卻好像完全沒發覺。

「嘿，榛尾，別——」

冬青葉才說到一半，三隻貓就從影族邊界內的蕨叢裡走了出來，距離榛尾不過幾個尾巴遠。她嚇了一跳停步，驚訝地抽動耳朵。

一陣欣慰湧上冬青葉全身，她看出這三隻貓是誰了：藤尾、蛇尾，還有蛇尾的見習生焦掌。這三隻貓都曾在那場打鬥裡與雷族並肩而戰，藤尾的身側還留有刮痕，焦掌的耳朵也被扯裂了。他們絕不會因為榛尾靠近邊界而發脾氣的。

「嗨，」她跳著來到榛尾身邊。「影族那邊獵物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「退後！」藤尾呏聲說。「你們沒有權利進入影族領域。就因為我們在打鬥時幫過你們，不代表我們就是盟友。」

「雷族就是這樣，」蛇尾低聲咆哮地附和：「總以為每個族都是他們的朋友。」

「那樣有什麼不對？」冬青葉追問，被他們的敵意刺傷。

這個問題誰也沒有回答。只見藤尾大步走到邊界，跟榛尾面對面。「你離邊界這麼近，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在追松鼠。」榛尾的語氣困惑。「可是——」

「偷獵物！」蛇尾打斷他的話，肩上的毛全因憤怒而蓬起，條紋尾巴左右揮動。

「才沒有！」冬青葉忿忿不平地說。「你們看不出來嗎？我們還在雷族領域裡。榛尾並沒有越界。」

「那是因為我們剛好出現，阻止了她。」蛇尾吼道。

冬青葉身後的樹叢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，她轉身看到棘爪和沙暴正往這邊走來，樺落跟在

他們後方。「感謝星族！」她低喊。

棘爪走向前，站到冬青葉和榛尾身邊。「你們好，」他向影族的三隻貓點了點頭。「這裡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們得擋住你們族的戰士，」影族貓兒解釋道。「否則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越界啦。」
「你亂講！」冬青葉怒喊。

「我在追松鼠。」榛尾對雷族副族長這麼說，眼中帶著抱歉的神色。「那時我真的忘了自己在哪裡，但冬青葉出言警告，然後影族的巡邏隊就出現了。我發誓我根本沒有越界一步。」棘爪點點頭。「你們距離我們的邊界也一樣近，」他對影族貓說。「但我們可沒指控你們想越界。」

「我們是邊界巡邏好嗎！」蛇尾忿忿地回嘴。「幸好我們走了這一趟。」
「不能信任雷族。」焦掌也說，上前一步站到導師身邊。

榛落發出憤怒的嘶嘶聲，從長草間衝出來，在副族長身邊停步。「棘爪，你準備站著讓一個見習生侮辱雷族嗎？尤其我們根本什麼也沒做！」

沙暴的尾巴輕碰他的肩。「夠了，榛落。這事讓棘爪來處理。」

這位年輕戰士發出不滿的哼聲，嘴巴雖然閉上了，卻虎視眈眈地瞪著影族巡邏隊員。

「榛落說得對！」冬青葉出言抗議。「他們只想惹麻煩，我們並沒有違反戰士守則。」
「唷，偉大的戰士守則！」藤尾的語氣裡滿是輕蔑。「你們以為那是一切事情的答案，真是錯到底了。戰士守則並沒阻止太陽消失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」蛇尾聲援自己的族貓。「也許貓族該停止對死去的貓執迷不悟，開始尋找其他答案了。」

冬青葉驚慌地看著他們，她知道這種念頭來自索日。這就是那隻怪貓一直想要的嗎？從貓族內部毀掉戰士守則？

他原本準備從我們下手的。冬青葉記得索日以前有多友善、多熱心。或許影族是更輕鬆的目標，冬青葉無法想像火星會像黑星那樣輕易地放棄信仰。

我要拯救影族！豁出去的冬青葉這時幾乎忘了周遭的貓。他們不能背棄星族和戰士守則！貓族向來都是四個！

「冬青葉，冷靜點。」棘爪在她身邊低聲說。

冬青葉才發現身上的毛全都蓬起來了，爪子也插進潮濕的泥土。而影族的三隻貓都瞪著她，蓬起了毛好像以為她會撲過去。冬青葉深吸口氣，收起爪子，想辦法把毛放平。

「我沒事。」她低聲告訴父親。

「你們都被索日影響，對吧？」樺落嘲弄地說，向前跨出一步，站到邊界上。「你們簡直比生氣的狐狸還瘋狂！聽信那隻從沒被貓族見過的貓，簡直是鼠腦袋透頂。」

「我們聽信索日，是因為他說得有道理。」蛇尾反唇相譏，也向前一步跟樺落面對面。

「他知道該怎麼做，影族才有更好的未來。如果雷族肯聽話，打鬥時就有辦法自衛了。也許就是因為這樣，太陽才會消失，告訴我們貓族的時代已經結束，貓兒必須想辦法自行生活。如果雷族懦弱得不敢面對——」

樺落一聲怒吼，撲向蛇尾。

兩隻貓滾成一團纏鬥，焦掌跳到他們身上，抓向樺落的肩。榛尾向這位見習生衝過去，想把他從樺落身上打下來。

「樺落、榛尾，立刻給我回來。」沙暴跨出一步，卻發現藤尾擋在面前。

「你們的年輕戰士想打鬥也不行嗎？」影族戰士譏笑道。「這還是他們挑起的呢。」她伸出爪子，縮唇咆哮。

棘爪跳上前，站在沙暴身邊。「不，是被影族激出來的。」

又一聲嚎叫發自打鬥中的貓兒，冬青葉被這聲膽顫心驚的吼聲嚇得縮身子，彷彿利爪正刮過她身體。「住手！」她尖叫。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出乎她意料，纏鬥中的貓喘著氣分開。棘爪立刻走上前，把樺落和榛尾推回雷族領域內。

「前一陣子打得還不夠嗎？」他說。「走吧，雷族貓們。」就在他們準備離開時，棘爪停步，回頭對影族巡邏隊說：「只要你們留在自己的領域裡，想相信什麼都隨你們。」

「我們可不是第一個越界的。」藤尾咬著牙說。

棘爪回頭跳到雷族貓前方，帶著巡邏隊走了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冬青葉低聲問榛尾。她的同伴在林間跌撞而行，不時被樹枝絆住，被垂著的刺藤刮到毛皮。

「我有點頭暈，」榛尾承認。「想把焦掌從樺落身上拉開時，頭撞到樹枝了。」

「來，我帶妳走。」冬青葉把尾巴放在榛尾肩頭。「回到營地後，讓葉池看看妳的傷。樺

落有妳幫忙真是幸運。」她又補上一句：「沒有妳的話，他會傷得更慘呢。」

那年年輕的雷族戰士一跛一跛地走著，鮮血從肩上的一道傷口滲出。巡邏隊在藤叢附近停步，準備取回沙暴的鵜鳥和其他貓的獵物時，他坐了下來，舌頭猛舔傷口。

「樺落，你這是自找的。」棘爪暫停挖掘田鼠的動作說。「影族不該責怪我們想越界，但你先發動攻擊就使我們成了錯誤的一方。戰士應該懂得自制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樺落咕噥著說。

「的確該說對不起。」

巡邏隊再次上路時，棘爪和沙暴都陰鬱地沉默著。樺落垂頭喪氣地跟在他們後方。

榛尾開始恢復力氣了。「謝了，冬青葉，」她說著把朋友的尾巴甩掉。「現在我可以自己走了。妳不覺得棘爪對樺落太兇了嗎？」她繼續說。「影族根本是找打。」

「那並不表示我們就要跟他們戰鬥。」冬青葉心不在焉地回答。她發覺自己對什麼都難以專心，恐懼像是多出來的一層皮將她裹住，厚得快讓她窒息。影族相信索日握有美好未來的答案，但他們錯了。

他會毀掉貓族的，她想，驚恐凍住她的四肢，幾乎使她跨不出步伐。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阻止他。



第二章

松

鴉掌叨著一堆貓薄荷溜進育兒室，貓薄荷的氣味掩蓋不住貓后身上溫暖的奶香，也掩蓋不住讓松鴉掌不自在的隱隱酸味。黛西以濃濃睡意聲向他打招呼。「嗨，松鴉掌。」

「嗨，黛西，」松鴉掌滿嘴藥草，含糊不清地回答。「嘿，蜜妮。」

蜜妮的唯一回答就是一聲咳嗽。松鴉掌跨過鋪在地上的厚厚的苔蘚和蕨葉走向她，把藥草放在她身邊。「葉池要給妳這個。」

「謝了，松鴉掌，」蜜妮的聲音沙啞。「請你看看小薔好嗎？她的身體好燙。」

松鴉掌在小貓堆裡嗅著，他們全都貼著母親的肚子而睡，最後他聞到小薔的氣味。這隻小貓睡得很不安穩，邊發出細微的喵喵聲，邊在苔蘚上翻來覆去，似乎很不舒服。松鴉掌捕捉到他有跟蜜妮一樣的酸味。就跟蜜妮說的一樣，她身上很燙，而且鼻頭是乾的。

小薔可能被母親傳染咳嗽了！他擔憂地

想，並且大聲說：「我會請葉池拿一些治發燒的琉璃苣來，她一定不會有事的。」希望我能說得更有信心一點，他暗想。

松鴉掌一面聽蜜妮在咀嚼貓薄荷，一面想著讓她和小薔搬離育兒室是否會比較好，這樣傳染病就不會繼續擴大。在葉池的窩裡照顧他們也容易一些。

但這麼一來，蜜妮就無法餵哺小花和小蜂了。

他感覺到黛西散發著強烈的焦慮感，害怕小玫和小蛤蟆也會生病。松鴉掌完全沒辦法安慰她，他的爪子不耐煩地在苔蘚上扒著。如果我的掌中握有星族的力量，為什麼我治不好咳嗽？育兒室裡擠了五隻小貓咪和兩位母親，又熱又悶。松鴉掌急著想到外面去，但他要等著看吃了貓薄荷的蜜妮是否舒服多了。

他聽到扭打聲，接著是小蛤蟆的聲音。「我是風族戰士，我要來抓你了！」

「我會先抓到你！」小玫也喵聲回應。兩隻小貓開始扭打，一隻小掌打到松鴉掌肩頭。

「夠了！」黛西罵道。「想玩就到外面去。」

兩隻小貓匆匆從松鴉掌身邊走過，興奮的喵喵聲隨著他們跑到空地而越來越遠。

這隻長毛母貓嘆了口氣。「有時候我真等不及他們成為見習生。」

「很快的。」松鴉掌說。「他們都是強壯的貓咪。」

黛西又嘆氣。松鴉掌仍感覺到她的擔憂，但她並沒有把害怕說出來。

「我的喉嚨舒服多了，」蜜妮說著吞下最後一口藥草。「謝謝你，松鴉掌。」

又是一聲大咳打斷她的話。一球黏答答的口水沾上松鴉掌耳朵，他縮了一下。「我去跟葉

池說。「他匆忙說完，倒退走向窩口。」

他邊往外走，邊扒一堆苔蘚把耳朵清潔乾淨。要是巫醫也生病，不知道會怎樣？聳聳肩，他橫越空地，前往巫醫窩。

撥開洞口的藤幕時，松鴉掌聞到葉池和其他貓的氣味。他嗅認出是樺落和榛尾，空氣裡還有濃厚的血腥味。

「誰受傷了？」他問。想到之前的那場打鬥，他頸上的毛都豎了起來。

「樺落的肩膀受傷了，」葉池解釋。「聽說是跟影族貓打了一架。」

「是他們先找我們打架的耶！」樺落抗議。

「但先伸出爪子的是誰呢？」雷族的巫醫責罵道。「棘爪全都告訴我了，沒受更重的傷真是走運。蜘蛛網應該可以止血，」她又說，「但如果血又開始流，你們再回來。明天我還要再檢查一次，看看傷口癒合的情況。」

「好啦，」樺落不高興地說，又加了句：「葉池，謝謝。」

「榛尾，妳也一樣，」葉池又說。「如果妳還會頭暈，馬上到這裡來。現在你們把這些罌粟籽吃掉，回戰士窩裡好好睡一覺，明天以前不准去巡邏。」

榛尾和樺落離開巫醫窩後，葉池問：「蜜妮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「她說喉嚨舒服多了，」松鴉掌回答。「但還是在咳。而且小薔發燒，我想她可能也被傳染到咳嗽了。」

「噢，糟糕！」松鴉掌感到葉池突然大為擔憂。「我過去看看，」她說。「然後我得到樹

林去一趟——我們治療發燒的琉璃苣快沒了。你去看看長老的情況好嗎？」

松鴉掌忍住一聲呻吟。「好。」他寧可到樹林裡去。他聞味道找琉璃苣的能力就跟葉池用眼睛去找一樣好。

「我擔心鼠毛自從打鬥那天爬上擎天架後，手腳就一直不靈活，」葉池繼續說。「而且也要查查他們身上有沒有蟲子。」

那是見習生的工作耶，松鴉掌忿忿不平地想，看著導師走向育兒室。他又自問自答：那又怎樣？你不就是見習生嗎？接受現實吧。

火星讓他的兄姊成為戰士時，他的確替他們感到驕傲，但松鴉掌一點也不知道葉池什麼時候會讓他成為正式的巫醫。在葉池死掉以前，他都一直活在她的影子裡。他並不要她死，可是……我就不能做點什麼嗎？還要多久預言才會實現？

他試著擺脫不愉快的念頭，找了一截樹枝，從存放藥品的洞穴裡取一球沾了老鼠膽汁的苔蘚，那股酸味使他皺起鼻子。他大步走過空地，前往榛樹叢下方的長老窩。

「嘿，松鴉掌。」他走近時，長尾睡眠惺忪地說。松鴉掌很驚訝這隻瞎眼長老竟能在充滿老鼠膽汁的空氣裡聞出自己。

「真高興見到你，」鼠毛也說。「我肩膀上有隻蟲子，感覺就像黑莓一樣大。」

「我看看，」松鴉掌叨著樹枝，含糊不清地說。至少鼠毛今天的心情似乎不錯，她心情不好時，說話的尖酸程度絕對不下於黃牙。

他很快就找到蟲子，並沒有像鼠毛說得那麼大，卻也夠讓他不舒服的。他在上面滴了幾滴

膽汁，蟲子就掉下來。

鼠毛動動肩膀。「謝了，松鴉掌，感覺好多啦。」

松鴉掌把樹枝放在一旁，開始檢查這隻瘦削的長老身上是否還有其他蟲子。「葉池想知道妳自從爬上擎天架到現在，是不是仍舊手腳不靈活。」

鼠毛哼了一聲。「告訴小葉池，我老歸老，可沒有不中用。爬上那一小段哪會不靈活？」

「好，」松鴉掌低聲說。「要我幫妳抓蟲子嗎？要的話就別亂動。」

「對長老是這樣說話的嗎？」鼠毛尖刻地說，但松鴉掌感覺得出她語帶笑意。她找了個好位子坐下，又說：「你去參加大集會了，對吧？發生什麼事？我知道大集會有麻煩，但沒貓把經過告訴我們。又是風族在惹事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松鴉掌遲疑了。他不想討論索日的事。

「說啊。」鼠毛追問。「舌頭被獾咬走啦？」

「影族沒來，」松鴉掌開口，小心翼翼地說明。「只有黑星，他跟索日一起來。」

「索日？就是告訴我們太陽會消失的那個狡猾毛球嗎？」

「對。」松鴉掌有些驚訝，鼠毛似乎頗有敵意。「所以你不喜歡索日囉？」

「星族還沒告訴巫醫的事，他卻知道，對這種貓我一概不信任。」鼠毛回答。「一定有什麼事不對勁，不然我就是兔子。」

「黑星在大集會上說，」松鴉掌繼續說。鼠毛並不知道索日差點就成為他的導師、那個祕密預言差點就實現的事，他放心多了。「他說索日說服他和影族，不再聽信星族。」

「什麼？」鼠毛豎起身上的毛。「但每隻貓都聽星族的話。不然他們想怎麼樣？」

松鴉掌聳聳肩。「黑星認為活著的貓能夠照顧自己。」

鼠毛哼了一聲。「那個鼠腦袋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樣。那麼星族對這件事又怎麼說？」

「什麼也沒說，」松鴉掌承認。「月亮依舊又明又亮。」

鼠毛繃著腳。「這樣不合理。」她低聲說。

松鴉掌當然同意，卻沒有回答，只是將沾了老鼠膽汁的苔蘚球，放在長老尾巴附近的另一隻蟲子上。「好啦，都弄完了。」蟲子掉落在地上的同時，他說。

鼠毛嘀咕道謝，松鴉掌轉向長尾。這隻瞎眼長老在松鴉掌告知大集會消息時一直很安靜；松鴉掌察覺到混合著愧疚與困惑的情緒。他猜想，長尾對於無法跟族貓一起戰鬥仍舊難過。對於這點，松鴉掌沒辦法開口安慰他。他自己也瞎，但至少他能夠運用巫醫技巧來幫助族貓。

「別動，」他輕輕地分開長尾的毛。「我馬上就幫你檢查蟲子。」

「謝了，松鴉掌。」長尾放鬆著。「也幫我檢查一下肉墊好嗎？」他伸出一隻前腳。「好像是在我爬上擎天架的時候被石頭刮著了。」

「當然。」松鴉掌沒找到蟲子，就把沾了老鼠膽汁的苔蘚球放在一旁，摸起長尾的肉墊。肉墊似乎沒流血，但他摸到粗糙的皮膚之間夾著小石子。

松鴉掌低下頭，舌頭刮過長尾的腳掌，直到掌上皮膚又光滑起來。「我想你不需要薔草，但我明天會再檢查一次。保持乾淨，有空就仔細舔乾淨。」

「知道了，」長尾說。「我感覺好很多。」

肉墊那麼簡單。

松鴉掌叼起樹枝，擠身走出長老窩。真希望解決索日和影族的問題，也能像治療被刮傷的他在附近嗅到冬青葉的氣息，她的焦慮感，就像頂著逆風行走，身上的毛要被風吹平。

「我以為你永遠弄不完了！」他的姊姊喊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松鴉掌問道。

「我有話想說。」冬青葉的聲音低沉而緊張。「今天早上在影族邊界發生一場打鬥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松鴉掌回答。「那又如何？邊界上一天到晚都有小打鬥。」

「這次可不只是小打鬥，」冬青葉噓聲說。「都是因為索日叫影族貓背棄戰士守則。」

「這也不是新消息了。」松鴉掌說。

冬青葉的焦慮如閃電般劈啪作響。「我們現在不能多談，等獅焰來說。沙暴和雲尾還在我去狩獵巡邏，我回來以後再聚，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松鴉掌知道他如果不同意，冬青葉就不會罷休。

「冬青葉！」雲尾的聲音從營地的另一端傳來。

「來了！」冬青葉喊了回去。「待會見。」她對松鴉掌說完就跑開。

松鴉掌搖搖頭，一邊對姊姊的憂慮又是惱怒又是擔心，一邊踱步走回自己的窩。



松鴉掌整理薔草時，葉池從樹林回來，帶回一大堆琉璃苣。「能找到這些真是幸運，」她

把葉柄放在松鴉掌腳邊。「我們應該開始囤積藥草，為枯葉季做準備。」

「我可以出去採集藥草。」松鴉掌滿懷希望地提議。**只要能離開營地，做什麼都好！**

「也許再過一兩天吧。」葉池回答。「我們應該先清查存貨，看看我們需要什麼。你可以扯碎這些葉片，把他們咀嚼成葉汁給小薔。」

無聊！但松鴉掌知道不該反對。他把琉璃苣放進存放藥草的裂縫深處，開始用爪子扯碎著草葉。還沒弄完這堆草葉，就聽到窩外有腳步聲，還有一絲獵物的氣息。他也聞出冬青葉的氣味；狩獵巡邏隊回來了。

「抱歉，」他對葉池說，匆忙站起身。「我有點事情。」

他穿過藤幕，追蹤著姊姊的氣味。他快步向前，冬青葉與他擦臉相碰。

「快來，」她喘著氣催促。「獅焰在戰士窩後面等我們。」

松鴉掌跟著她，擠進小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。「我記得這裡沒這麼擠啊。」他從哥哥和姊姊中間擠過去時低聲咕噥。

「因為我們長大了，鼠腦袋。」冬青葉罵道。

「而且他們擴建了戰士窩，」獅焰也說。「只是裡面還是很擠。我真羨慕狐掌和冰掌，見習生的窩裡就只有他們兩個。」

「他們的好日子也不久了，」松鴉掌說。「小玫和小蛤蟆很快就會住進去。」冬青葉的一隻腳戳到他。「喂！小心點啦！」

「我的腳趾中間卡了一根刺，我構不著嘛。」冬青葉解釋道。

「好吧。」松鴉掌在姊姊的腳上摸索著，那根刺就深深插在她的爪根之間。

「冬青葉，把你的想法說出來聽聽。」獅焰提議。松鴉掌感覺到他的不耐煩就像刺一樣。

「我們不能整天躲在這裡。」

「我擔心索日教導影族的事，」冬青葉開口。「藤尾說索日要他們不再聽信星族。」

松鴉掌放開冬青葉的腳掌，把嘴中的那根刺吐出來。「我們是在大集會時聽說的，」他說。「這樣有很難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冬青葉似乎氣壞了。

「我不是說不理星族啦。但遇事提出質疑而不只是照單全收，也是好事一樁啊。」

「有些事情就是不該質疑。」冬青葉說得斬釘截鐵。「索日認為我們不該遵守戰士守則，但沒有戰士守則，我們算是什麼？只不過是一群無賴貓罷了。」

「這又不算新消息。」獅焰說。「妳何必這麼沮喪？」

「新消息是，現在我們知道不只是黑星，而是整個影族都贊成索日。難道你們兩個都是鼠腦袋嗎？你們**真想**跟一個不遵守戰士守則的貓族為鄰？有什麼能阻止他們不越界偷獵物？或是闖進我們營地，偷走小貓咪？」

「我倒想看他們有沒有那個膽。」獅焰低吼。

「如果我們不團結、不相信相同的事物，貓族會完蛋的。」冬青葉繼續說，並且越來越憤怒。「我們一定要做點什麼。」

「我倒想把那隻長癱的無賴貓撕成兩半，」獅焰的惱怒轉變成跟姊姊一樣的熊熊怒火。松

鴉掌勉強在兩邊強烈的憤怒感中保持冷靜。「索日答應過，要幫我們實現預言的，結果卻跑到影族去。」短暫停頓過後，獅焰又說：「你們想，影族那邊也有預言嗎？」

「我確定沒有，」松鴉掌說。「我們就是預言裡的三隻貓，這我很清楚。」

他希望兩位兄弟都不會問他為何如此肯定。他無法想像把那個夢告訴他們，夢裡他進入山區，見到了殺無盡部落。

「我還是認為索日知道預言的事，卻沒有全部告訴我們。」他繼續說。「如果他不肯過來，我們就只有越界去找他。」

「擅闖影族領域？」冬青葉的震驚像爆炸擊中松鴉掌。「不行！那違背戰士守則的就是我們了。」

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」松鴉掌說。「我們沒有戰士守則當然不行，可是有時候違背一下也無妨。偉大的星族！」察覺到姊姊想出言反對，他又繼續說：「我們還小的時候，不是聽說過火星有時會在他認為正確的時候違背戰士守則嗎？除非先弄清楚索日究竟知道多少，我們才能去猜測預言的含意。無論他對星族的看法是對是錯，太陽會消失的事星族不知道，他卻知道了。而我們想得到他的消息，光待在這裡是沒用的。」

「我去。」獅焰咆哮。「我會有辦法讓索日給我們一個答案。冬青葉，如果你不想做也沒關係。」

冬青葉的震驚消退，轉為遲疑。「不，要就一起去。而且，」她繼續說時似乎更有決心了。「也許那個預言是說，我們是唯一有力量拯救影族的貓。」

松鴉掌沒說話。如果冬青葉肯越界的唯一辦法就是認為這麼做是為了影族，那麼就讓她繼續這樣想吧。但他和獅焰卻是為了要知道那個預言究竟是什麼意思，還有他們該怎麼做才能達到預言裡承諾的力量。



「松鴉掌？你在嗎？」

松鴉掌的耳朵動了一動，獅焰輕喊的聲音從藤幕的另一邊傳來。他直到聽見葉池睡得正沉的規律呼吸聲，才爬出鋪位，走到空地。

獅焰和冬青葉的氣味圍繞著他。「跟緊我們，」獅焰低聲說。「月亮很亮，我們必須在陰影裡走。雲尾就守在入口。」

「我們要穿過如廁的隧道溜出去。」冬青葉說。

「噢，好極了。」松鴉掌皺起鼻子。

「你要從刺藤下面爬出去也隨便你，」獅焰嘀咕著。「快點。」

松鴉掌身上一陣刺痛，悄步跟在哥哥身後繞過石頭山谷，身上一陣刺痛感，隧道壁摩擦著他，皮毛上也黏了尖刺，卻一直沒聽到雲尾發出吼叫。他從隧道另一端出來，穿越泥地，才放心。他們走進樹林，他想嗅出藥草叢在哪裡，好讓他把那股難聞的氣味去除。

樹林一片寂靜，只有輕柔的樹葉沙沙聲和樹叢間偶有獵物跑過的聲響。

「我們要靠近一點，別出聲。」獅焰低聲說。「可能還有雷族貓在這裡做夜間狩獵，我們

的行蹤不能被發現。」

「好，」冬青葉回答。松鴉掌聽得出她很怕，倒不是怕跟影族戰士開戰，而是怕違背戰士守則。真希望她能放輕鬆點，如果我們握有星族的力量，不就凌駕於戰士守則之上了嗎？

獅焰帶著他們走向邊界的小溪。「緊跟在我後頭，」他告訴松鴉掌。「水不深。」

松鴉掌豎起全身的毛。「我沒問題，謝了。」他咕噥著。雖然他教過煤心游泳，卻不想被任何貓發現自己其實很怕水。當溪水拍打在腳邊時，他胃裡一陣翻攪，水位還沒升到他的肚子，他就感覺出水位已在下降，不久他們就爬上影族領域內的河岸。四周都是影族的臭味。

「我們應該在他們的氣味記號上打滾。」冬青葉提議。「這樣就能掩蓋雷族氣味。」

「好主意。」松鴉掌嘀咕著，雖然姊姊的點子的確不錯。「先是如廁的泥地，現在又是影族氣味，我看我一整個月都不必舔毛了。」

全身都沾上影族氣味的三隻貓，繼續深入敵族領域。松鴉掌豎起耳朵聆聽巡邏隊接近的聲音，同時張嘴以便嗅出戰士接近的氣味。但林子裡卻出奇地靜。

「他們都到哪裡去了？」冬青葉悄聲說。入夜了還空蕩蕩的很不尋常，尤其是月光明亮的晚上，這裡卻連狩獵的貓都不見影蹤。

沒有回答。他們繼續走著，直到松鴉掌感覺腳下的落葉慢慢變成尖銳的松針。「我們一定很接近營地了。」他低語。

獅焰再度上前，帶著松鴉掌跑跑停停，松鴉掌明白他們是在石頭陰影間躲躲藏藏著。最後他嗅出前方有股濃烈的影族氣味，地面開始上升、碎裂，石塊突出在覆蓋著松針的地面上。

松鴉掌很快就感覺到獅焰用尾巴擋在自己面前。「趴下！」獅焰噓聲說。「然後匍匐前進約一個尾巴的距離。」

松鴉掌照做了，感到背上有尖刺刮過的感覺。他嗅到金雀花的氣味，猜到他們一定是躲在樹叢下，哥哥姊姊一個一邊緊靠著自己。

「你們看到什麼了嗎？」他問。

「我們看到營地，索日也在，」冬青葉在他耳邊悄聲說。「就站在岩石上。全影族的貓都在聽他說話，連小貓也在！我看到黑星、褐毛，還有……噢，是褐皮！」

「安靜！」獅焰低吼。「我想聽聽索日在說什麼。」

松鴉掌豎起耳朵。索日的聲音響徹山谷，所有影族貓都很安靜，使他能聽到這隻獨行貓在說什麼。

「……任何貓都不該全盤接收逝者的所作所言。」索日說，他嘹亮的聲音蓋過樹林裡的微弱聲響。「星族的時代結束了，那些貓都死了，他們的靈魂沒有掌控你們的力量。」

松鴉掌壓抑住顫抖。任何曾在月池見過星族的貓，都不會同意「星族沒有力量」的話。雖然我們的力量會更強，他想。但因為我們是預言裡的三隻貓，一般的貓還是應該崇拜星族。

「我跟星族交談過。」松鴉掌聽出來是影族的巫醫小雲，他的語氣頗為擔憂。「我無法相信我們的戰士祖先毫無力量。難道我所經驗的一切都是虛幻？」

「星族很懂得唬騙，」索日若無其事地回答。「問問你們自己吧，星族對太陽消失之事可曾提出警告？沒有！那表示他們不是毫不知情，就是對你們不夠關心，不想警告你們。那我們

又何必信任他們？」

贊同的聲音傳到躲著的三隻雷族貓耳邊。小雲不再反對。

「太陽消失時，你們所相信的一切都變了，」索日的語氣既有力又肯定。松鴉掌心想，難怪一般的貓會受索日影響。「你們要自問的是，現在該怎麼做？你們該去哪裡尋找答案？」

「反求諸己，」黑星開口了，嗓音比索日更低沉、更沙啞。「這隻貓的話是真的，」他對全族的貓繼續說著。「星族引領我們到湖邊住，我一直對這決定是否正確心存懷疑。首先，這裡的兩腳獸實在太多。」

「還發生了太多糟糕的事，」杉心吼著。「兩腳獸窩裡的兩隻小寵物貓——」

「有關邊界的爭執。」蟾蜍足也插上一句。

「等一下，」聽到褐皮也開口了，松鴉掌全身僵硬。「糟糕的事在老樹林時也發生過，我們總不能期待生活裡總是事事順利啊。」

「這正好證明了索日所說的話，」黑星的語氣嚴厲。「星族當時也幫不了我們，牠們甚至無法阻止兩腳獸把我們趕出去。」

「黑星是什麼意思？」獅焰靠近松鴉掌低聲問。「他想帶影族離開湖邊？他腦袋瓜裡一定有蜜蜂！在枯葉季快來臨時自己獨自一族？」

「他不能這樣啊！」冬青葉的聲音發顫。「一定要有四族的。」

「噓！」松鴉掌發出噓聲，想專心聽山谷裡發生的一切。但一陣曲折的銀色閃光突然掃過他眼前：他似乎正低頭凝視著一條長長的林間小徑，月光照得林地一片銀白，林地上一條條的

黑色柵欄則是拖曳在地的樹影。一隻獾笨重地走過來，臉上的白色條紋像銀色火焰般發亮。松鴉掌還沒在驚嚇中喘過氣，那隻獾就不見了，那目不見物的熟悉感，漆黑又吞噬了他的視覺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獅焰問。

「我看到一隻獾！」松鴉掌全身都緊繃著，但他及時想起要壓低音量。

「**你看到……**」冬青葉糊塗了。

「我剛才看到幻覺。」松鴉掌嚇得無法詳細解釋。「我們在這裡有危險。」

他聽到獅焰張嘴嚐著空氣。

「這裡沒有獾，」獅焰說。「你確定你看到了？」

松鴉掌揮動尾巴。「當然，」他反駁。「我只是胡謔好玩的嗎？你也知道，鼠腦袋！」

他停頓嚐著空氣，聆聽有沒有巨大笨重的生物踐踏過樹叢的聲音。但樹林靜悄悄地，只有影族營地傳來的聲音，他也嗅不出一絲一毫獾的氣味。

「一定是**什麼事情**的預兆，」他說。「我還沒搞懂，但我覺得這裡已經不安全了。我們應該儘快回到石頭山谷。」

「但我們還沒跟索日說到話。」獅焰反對著。

「今晚也不可能了，」冬青葉說。「全影族貓都在聽他說話，我們現在沒有機會。我覺得松鴉掌說得對，我們應該找機會回去。」

松鴉掌感覺得出來，獅焰對這個決定不太高興，對索日的愠怒在他體內翻攪，但他的哥哥並沒出言爭辯，只跟著帶頭走下山坡的冬青葉離開影族營地，退回邊界。

松鴉掌身上的毛一直豎著，直到他們又涉水過溪、爬進隧道，回到雷族營地時才放平。他悄悄爬進自己的窩，倒在睡著的葉池旁邊。

獾，累垮了的他進入夢鄉時想著。星族啊，你們到底想告訴我什麼？



松鴉掌因為有隻腳重重戳著他的身體而醒來。陽光溫暖他的毛，葉池的氣味圍繞在周圍。

「醒來，松鴉掌！以為自己是睡鼠嗎？」

松鴉掌迷迷糊糊地眨著眼。「說什麼……」

「還有工作得完成，我要你去看蜜妮和小薔的狀況。」

「噢……好。」松鴉掌搖搖晃晃地站起身，窩外的扭打聲令他瑟縮了一下，然後才聽出那只不過是冰掌和狐掌跑過。

經過昨夜的探險，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有睡飽，花了好大的力氣才把心思從索日和影族貓，還有那恐怖獾的幻覺上移開。「妳要我做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我去過育兒室看蜜妮和小薔了，蜜妮還要多吃貓薄荷。我替小薔弄了一包琉璃苣，你可以順便帶過去——」

接下來的話松鴉掌根本沒聽見，樹林傳來一個發自喉嚨深處的吠叫，他把身子緊貼地面。

「松鴉掌，你到底怎麼回事？」葉池語氣裡的惱怒被擔憂取代。「你病了嗎？」她的鼻子碰到他的毛，他聽到她在嗅聞。「你聞起來有點怪。」

松鴉掌暗自感到畏縮。他不想討論氣味的事，免得又惹來更多難以回答的問題。「我沒事，」他肯定地說。「只不過被那聲吠叫嚇了一跳而已。」

「你又不是沒聽過狐狸叫。狐狸離這裡還很遠，如果很接近就會被巡邏隊發現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松鴉掌手忙腳亂地轉為坐姿，笨拙地在胸前舔了一下。「只是……我昨晚做夢。」在**哪裡**夢到的就**不必**說了。「夢到一隻獾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這是否代表危險。」

「就只有一隻獾嗎？」葉池琢磨著。「而不是一大群獾？」

松鴉掌搖頭，葉池在他身邊坐下。他感覺到她的不肯定，但她似乎並不害怕。「我想你看到的獾可能是午夜。」她說。

「誰是午夜？」

葉池在蕨叢鋪位換個更舒服的姿勢坐定。「在舊森林裡，星族曾預告四族裡的四隻貓，長途跋涉到太陽沉沒之地去找一隻叫午夜的獾。」

松鴉掌豎起耳朵。「就是這樣他們才知道貓族要離開樹林的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葉池說。「雷族裡被選中的貓是棘爪，松鼠飛跟他一起去了。午夜警告說舊樹林會被摧毀，並協助所有貓族找到湖邊新家。」

松鴉掌感到頸上的毛開始豎立。「星族把訊息給了一隻**獾**？可是獾會害死貓啊！」

「午夜不會。」葉池安慰她。「她不是普通的獾。後來，等我們在湖邊都安頓好後，一群有敵意的獾入侵我們的營地，想把我們全都趕盡殺絕，而午夜……」

她沒再說下去。松鴉掌感覺一股混合恐懼、懊悔和悲痛的情緒湧上她。對一場在他出生前

就已結束的戰鬥，他不懂葉池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感覺，但他太想知道午夜的事了，便沒在葉池的感覺上多耗費心思。

「那些獾後來怎樣了？」他問。

「我們想把牠們趕走。」松鴉掌發覺導師正極力想讓話聲穩定。「但獾的數量太多了，要不是午夜帶風族來幫忙，他們就會把雷族摧毀。」

「一隻幫助貓兒對抗自己族的獾？」

「對。」葉池深深吸口氣，然後緩緩吐出。「你完全不必怕她。但她可能是想警告我們會有其他危險。如果她又出現，你會告訴我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或許會。松鴉掌知道如果這隻怪獾又出現，他會先弄清楚她有何話說，才決定要不要告訴其他貓。

「我們為什麼要枯等她來？」他問。「棘爪知道她住哪，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去找她？」

「距離是不遠，」葉池堅定地回答。不再討論獾群入侵的事之後，她似乎鎮靜多了。「但目前各族間情勢緊繃，火星絕不會派戰士去，更別說是派棘爪。他是副族長，這裡需要他。」

「那——」松鴉掌即時住口。他本想提議松鼠飛的，但她在對抗風族的打鬥中受重傷，不久前才剛離開巫醫窩，甚至還沒恢復戰士職務，這種狀況下的她絕對不可能走完那趟旅程的。

「我想妳說得沒錯。」他低聲說。

那麼，午夜，如果你想找我，就只得親自過來了。